



记忆

那天上午，河北省文安县的文史专家王宝仓和姜庄子村的老会计姜绍山花费1个小时，为我详细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冀中地区的姜庄子斧头战。眼看采访似乎要结束，他们问我：“谭老师，您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屋外大雨依旧下个不停，我一时想不起还有什么细节需要追问，却又不想就这样结束。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姜叔、王老师，能带我到当年十七勇士砍杀鬼子的地方看看吗？”话一出口，我才想到我们都没带伞。已经76岁的姜绍山老人和年过半百的王老师，痛快地答应冒雨陪我外出，让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感动。

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对文新县（今河北省文安县）的统治、加强与大城县的交通联系，在姜庄子村东设立据点，并派出20余名士兵驻扎于此。该据点对文新、大城两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文新县委决定拔除这个据点，并将任务交予县大队执行。

行动前，县大队安排村民邢家楨以伙夫身份打入据点，并选派儿童团14岁的黄宪洲、15岁的靳崇德以杂役身份潜入，作为内应。县大队确定由17名战士组成突击队，拔除敌据点。

武器短缺是战士们面对的一个难题——长枪难以在狭窄的院落、屋内施展，手枪数量又不足。县大队大队长储国恩提出：用斧头作为突击武器。

2月23日（农历正月初九）夜，突击队从半三王村出发，在日军据点附近的一处房子潜伏下来。突击队除了各小组负责人带着的5支短枪外，队员每人带着一把斧头。第二天拂晓，他们趁着刮起的大风，迅速发起攻击。第一小组突入东屋，趁日军熟睡之际，以斧头猛烈劈砍，将屋内鬼子全部消灭。第二小组冲入西屋时，遭遇日军哨兵射击，战士张广寿不幸牺牲。危急时刻，队员们果断投掷手榴弹，趁着爆炸烟雾冲入屋内，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第三小组，直取西厢房，当场击毙日军小队长。

整场战斗历时不足1小时，据点内的20多名日军，除一人逃往孙氏据点，其余均被歼灭。这一战也瓦解了汉奸梁恩波设在村西的伪军据点，并缴获不少军需物资。

姜庄子斧头战后，日军发动疯狂报复行动。看到村民已全部转移，气急败坏的日军烧光、抢光了村庄。我在村中见到的几处青砖老屋，即为当

寻找一把斧头

■ 谭国伦

年劫后重建。

如今，那场战斗的亲历者都已离世。我在当年的儿童团团员黄宪洲的后人家中，见到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提起那场战斗，姜庄子村的村民无不为之自豪——它就发生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是祖辈亲历的荣光。

当年八路军战士砍杀侵华日军的地方，现在建成了村庄的卫生所。走进卫生所，房间洁白、设施整洁，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守护着村庄千余人的健康。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姜绍山老人带我到了村口。我看到一处墓地，两块白色墓碑矗立平地之上，庄严肃

穆。墓碑上刻着红色五角星，写着“无名烈士墓”5个大字。姜绍山老人说，在没有立墓碑之前，人们习惯把这些无名烈士墓称为“八路坟”。这里安息着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

“姜叔，谁家还存有那些杀敌的斧头呢？”在即将离开村子时，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关键的物件。姜绍山老人回答：“不瞒您说，一把也找不到了。1958年上级有部门来找过，说要搞纪念活动，在本村姜万信的家中找到了一把。”

我又问：“当年他们用了17把斧头，为什么只找到一把呢？”老人答道：“斧头本是木工用的工具，战士们借用后，都要还回去的。时间一长，也就不见了踪迹。”

“您知道当年是哪个部门在找，那把斧头后来存放在哪里了吗？”老人摇了摇头，说：“时间太久远，不记得了。”

随着对那场战斗了解的深入，我愈发想亲眼看看，战士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斧头，在北风呼啸的清晨歼灭了侵略者。我询问文安县文物所，未果；再到廊坊市博物馆寻觅，依然不见踪迹。于是，我将目光投向北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我凝神屏息，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在这里，我惊悉自己生活的城市，在1937年7月26日竟遭日军10余架飞机狂轰滥炸。人口不多、面积不大的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遭受了敌人如此猛烈的攻击！我细细搜寻，然而，那把在姜庄子战斗中立过功勋的斧头依然杳无踪迹。

姜绍山老人提醒我，或许可以去位于石家庄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看一看。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我依然没有在纪念馆展陈的革命历史文物中找到八路军战士在姜庄子村砍杀日军的斧头。失落感涌上我的心头。难道我就无缘一睹杀敌利器的风采，只能想象它的模样？

心有不甘，我找到馆内工作人员询问：“馆藏文物库房中是否有姜庄子斧头战的那件武器？”我并没有立即得到十分肯定的答案。

在我回程途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信息科的同志发来一组图片，说是姜庄子斧头战中的斧头。他们已为斧刃、斧背、斧柄等细节拍照存档——斧头是青黑色的，不再像县志里介绍得那样锃亮和锋利，斧柄呈黄黑色。“J-12/056”是它如今的序列身份号。或许是因展陈空间所限，它不能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发生在80多年前那场冬日的战斗。然而我坚信，如有侵略者胆敢来犯，必定有人 and 当年的战士们一样，拿起武器、英勇战斗、歼灭敌人。



警钟

■ 刘林青

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忘记那个冬天一滴一滴……

眼泪与鲜血混在一起从脸上、衣服上滴落

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啊惊得云朵紧缩成一团越积越厚乌云低垂，山河泣血

南京、南京你在经历着最黑暗的时刻三十余万同胞倒在敌人的屠刀下无辜者的鲜血凝成为最沉重的黑色

起来、起来铁骨铮铮的中华儿女挺立起脊梁连一草一木都迎难而上直到把侵略者完全打出去

血与泪的控诉是一本厚重的书每翻看一页心中的警钟就敲响一次



第 6616 期



红色足迹

当玉龙雪山被朝阳染上金边时，我和战友已行驶在滇西北的盘山公路上。我们的目的地是当年红二、红六军团抢渡金沙江的一处渡口。

我们走的路与1936年红军走过的部分路线重合。雄古村就在由丽江去往石鼓镇的必经之路上。在村中的“红军万岁”纪念碑前，丽江市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为我们讲述了感人事迹。

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滇西以来，一路上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争取开明士绅、救济贫苦百姓、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已在群众中传开。1936年4月，红军队伍将要到达丽江古城时，当地官僚和土豪劣绅连夜往狮子山和文昌宫碉堡搬运财物；部分受到国民党宣传蒙蔽的百姓也躲进山里。纳西族文化和人庚吉根据对时局国势的了解，告诉受到欺骗的群众：“红军是关心劳苦大众的部队，我们应该欢迎。”

红军先头部队抵达丽江坝子后，了解到纳西族群众有以红色象征喜庆的习俗。为表达尊重，战士们每人衔着一朵布制红花，骑马背枪、列队整齐地进入丽江城。当行至南郊东元桥和“接官亭”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红军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丽江人民按照纳西族风俗习惯，手挥彩旗向红军表达敬意，迎接红军入城。还有纳西族妇女挑来山泉水为远道而来的红军战士解渴。官兵见状纷纷下马，向百姓致谢。当看到群众的彩旗上写着“欢迎义军”字样时，他们立刻解释道：“我们是工农红军，我们是工农红军……”



人在军旅

下连第一天，我站在偌大的营区里，看着一张张陌生又严肃的面孔，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透出纪律的严格，让我不由得绷紧了神经。

就在我有些无所适从时，一个老兵走了过来——宽厚的肩膀，古铜色的皮肤，脸上挂着微笑，眼睛里闪着温和的光。

“新来的？”老兵开了口，声音里带着点沙哑，却莫名地让人安心。

我赶紧立正回答：“是，班长！”他摆摆手，咧嘴一笑：“啥班长，我叫郝树茂，是咱中队的‘四小工’，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四小工”可不简单，水电、泥瓦、木工、维修，几乎无所不能，是中队名副其实的“大拿”。

第一次领教“四小工”的手上功夫，是他给中队宿舍大门修锁。那是一把老式弹子锁，看起来有点年头了。我琢磨着这锁计连零配件都没地儿找。我正发愁，“四小工”拎着个半新不旧的工具箱来了。那个箱子被他称为“百宝箱”，里面装满了扳手钳子、螺丝螺母，还有各种我没见过也叫不上名字的工具。

“四小工”蹲在门边，拿把小锉刀这里磨磨，那里敲敲，不一会儿就听“咔嚓”一声，门锁恢复如初。



从敌后运来的胜利品（木刻版画，中国美术馆藏）

金沙江畔红霞飞

■ 孟森晨

红军来到丽江古城时，春色正浓——原野上，金黄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麦田展现出生机勃勃景象。红军首先占领了县衙，打开县衙监狱，解救出因为家境贫寒出不起差役和受冤枉的劳苦群众；还请铁匠给他们打开脚镣，带他们理发，把没收官僚土豪的衣服和银钱分给他们。苦难中的人们被突如其来的救命恩情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提出愿为红军渡江尽力。

丽江当地人桑增光说：“我家四爷爷桑乐天是1936年4月24日那天中午被红军从牢房里救出来的。红军给他衣服穿，后来他也参加了革命。”

红军的到来让这座滇西小城热闹起来。被红军解救的桑乐天主动报名给红军带路，尹学富跟随红军到江边扎渡江的筏子；城里的几十个裁缝也被动员起来，为红军赶制军服和米袋子。多年前，兴文村的王大琪老人曾经回忆：“缝红军帽要用红布做出五角星，我们都不会，来了个小红军，把红布折了几折，剪刀一裁，红五角星就做成了。”

雄古村的村干部向我们介绍：“红军路过我们村的那天中午，两名受伤的战士在树下休息。村里的大爷看到后，把他们带回家，给他们烧了热水吃药，拿给他们一些食物。临别之际，红军战士解下自己的皮带以示感谢。和大爷一家执意不要，最终实在推辞不过，才收下了这份心意。”

漫步在雄古村宽敞的道路上，两旁青瓦红墙的民房相连，绿树成荫，田园如画，游人往来其间。如今的雄古村，已将红军留下的遗迹妥善保护，打造为远近闻名的“红军村”。

石鼓小镇坐落在玉龙雪山西麓的山坡上。从镇上俯视，金沙江的雄姿尽收眼底。从4月25日起，红军在沿江的

多个渡口起渡。夜晚，金沙江两岸渡口燃起的篝火和石鼓镇群众打着的火把，映红了江面。船工们奋力划船，累了就趁着红军战士上下船的时间靠在船边稍事休息，紧接着又划船运送战士渡江。

当时，红军的重机枪、迫击炮等由木船或木筏运过江，骡马则是泅渡过江。渡江之际，一条船发生侧翻。见状，尹学富划木筏驶向沉船，救出了两名战士。然而，另有10余名红军战士和一名船工牺牲在金沙江的波涛中。红军渡江时，天上还有敌机投弹轰炸。因两岸山高，敌机不敢低飞俯冲，有的炸弹落在了附近麦田里，幸未伤人。

4月28日，朱德在接到贺龙等人发来的“两军团本日已安全渡过金沙江北岸”电报后，十分惊喜，随即复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红军长征走到丽江，得到纳西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当地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留在丽江疗伤，康复后，他们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继续北上。

然而，还有一些红军战士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太安乡红麦村，有一座无名红军战士墓，是群众为纪念牺牲的红军战士而修建。每年清明，戴着红领巾的学生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来这里扫墓，缅怀英烈。

夕阳西下，回望金沙江，漫江红透，如烈士鲜血染就。肃立在石鼓红军长征纪念碑前，仿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在眼前。金沙江水奔流不息，阵阵涛声诉说着军民同心、共渡天险的往事。

中队有位“四小工”

■ 李敬同

我看得目瞪口呆：“你这……太神了！”

他拍拍手上的灰，还是那副憨厚的笑容：“这东西西人一样，你摸准了它的脾气，就好收拾。换新锁得花钱，修好还能用3年。”

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四小工”是外表憨厚，脑子却“精明”得很。司务长想多领点材料，他眼睛一眯，估算出更准确的耗材用量；老兵想让他帮忙干“私活”，他总能憨笑着用合理的理由挡回去，既不驳人面子，又守住了规矩底线。了解他的老兵都说他“内秀”，是典型的“大智若愚”。

不过，“四小工”最让人佩服的，是那份不争不抢的淡然。年底评优评奖，他的名字总被提起，可他每次都摆摆手：“多鼓励鼓励年轻人。”平日里，他喜欢守着那间工具房。他所有的成就感似乎都来自修好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难题。这份不争，不是消极，而是一种无私。

而他的“精打细算”，也从来不是为了自己。他像是个尽心尽责的守护者，把整个中队都装进了心里。哪里线路老化了，哪台设备该保养，他都门儿清。这种“精”，是一种将单位的事、大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经营的责任感。

“四小工”的“精”，不仅体现在专业能力过硬，还表现在生活中的细心。

夜里执勤，我的新鞋不太合脚，脚趾磨得生疼。没过两天，我突然发现，床下作训鞋被换上了一双柔软又贴合的新鞋垫，大小正合适。问“四小工”，

他嘿嘿一笑：“我正好有双多余的，放着也是放着。”

一次演练，我们班负责的设备突然出现故障，一颗关键的螺丝滑丝了，怎么也拧不下来。眼看时间所剩无几，班长急得满头大汗。就在这时，“四小工”突然来到现场。他不慌不忙地从“百宝箱”里取出一个小巧的反丝钻，很快就解决了难题，确保了演练顺利进行。

事后，我问他：“你怎么啥都会、啥都有啊？”

闻言，“四小工”指了指远处训练场上生龙活虎的新兵：“这营院啊，就是咱的家。家里东西坏了，你不能总想着扔，得想着修。平时把这些装备、设施照顾好了，关键时刻才能不掉链子。照顾你们这些新兵，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一刻，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打磨得有些粗糙的脸，我的心底有一股暖流涌过。我突然明白了，他的“精”，源于对部队这个家的热爱和内心的赤诚；他的“憨”，是因为对个人得失的淡然与超然。他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表达出一个好兵应有的样子。

夕阳西下，“四小工”仍在忙碌，在余晖中留下一道剪影。看着那道剪影，我感觉到这座营区里，他就像一盏灯，照亮着我们，也温暖着我们。他的“憨”，是不计得失的无私；他的“精”，是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执着。他用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这群年轻战士诠释着“榜样”二字的含义。



夏 风作

